

陽氣透蒼天照綿綿地產猛焰亦如然發
出水中真覺性一朵紅蓮 早早認清泉結
取因緣烏龜口內吐靈煙助正丹田香韻郁
葉葉新鮮

又黃狀附口寫文

附口做生涯休寫交加憑他實語莫虛諱便
是於身增福祿瞻已榮家 見似浪淘沙若
勸深嗟若還不使到廳衙兩主休和歡又喜
公跨雲霞

錦堂春

試問修行纔登戶應是下手何如便先令
歡樂於已開舒待款款尋來的當端正意滅
情祛做嬉嬉坦蕩更認開闢裏安居 從
前一一細想好搜玄揣妙時復親書頌省悟
怡然超出苦海迷衢這香見真真那箇唯分
明本有元初却還舊處返光迴照獨證無餘
瓦盆歌
你敲着得恁響聲大無祥瑞沒尖槁元誰知
得那外唇有口能發課內虛有腹成因果貴
賤賢愚細思量人人教一箇 這風狂悟斯

不肯爭人我除煩惱滅心火日日隨緣過道
遙自在任行坐功成行滿慧雲朵帶殼昇騰
恁時節方知不破

賀聖朝

仲冬佳節靈童來報陽氣初昇黃芽齊吐玉
漿澆溉榮布層層 甲方瓊秀庚方金彩相
間呈能把明珠祥瑞光迎在雲外騰騰

晝夜樂藏頭

全相隔休教錯年間恁生作前頭說甚怪怪
辰下重安手脚被瞻先歇運交平時從根摸
索事有神功清強氣躍 下於子尋倚托文
上沒丹藥天知命惟高中談談中別著公決
要覓清涼北府城南登閣各得其宜晝歡暮
樂

重陽全真集卷之十三終

文三

十八

重陽教化集序

文四

甚哉高尚至人世不常有也譬如景星慶雲
非遇聖朝昌運則豈泛泛而見自太上出關
之後有闡令尹喜傳襲其道下連鍾離處士
呂洞賓陳圖南者皆相繼而出于今得重陽
真人及丹陽先生亦接踵于世噫家家手幾
千百年之間此數君者未易多得可謂高尚
至人世不常有者也丹陽先生馬宜甫本冠
裳大姓富甲寧海自童稚時其仙風道骨灑
落不凡已為閭里欽重長從鄉校積學為文
便能入第一等忽遇重陽真人以一言悟意
棄金帛如弊屣視妻子如路人幅巾杖屨之
外一亡所有澹如孤雲悠然西邁以為物外
之遊意將不受幻化儻非夙緣定分了悟生
死者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入道之後凡述作
賦誄僅數百篇一一明達至理深得真詮門
人高弟等命同其議哀綴成集門人靈真子
朱抱一命工鏤板將行於世迺屬本府醫學
博士韓辰同扶風馬川訪予求序諄諄懇切
適有客在坐聞之則披髯抵掌捨席趨進而

問曰道家者流翹弄風月固當如是乎予即應之曰噫嘻子亦快矣且如明眼輝和欲傳妙道亦必垂一則語以示後之學者矧茲高尚至人力欲恢弘正教闡揚家風必以言語訓誠發為文章而啓迪迷人庶有覺悟況此冷淡生活本是道人風味兼其間無一字塵凡氣殆非吟詠風月者無用之空言也予無謂焉客乃醒然改容悚敬請退曰僕誠淺陋言且過矣其徒所請既堅予盍序之予因作此俚語以書卷首大定癸卯冬十有一月上休日營丘所學正國師尹序

扶之句真人讀而笑曰吾不遠數千里而來欲扶醉人爾又問如何是道對曰大道無形無名出五行之外是其道也清談終譽坐者聽之纏纏忘倦使人榮利之心驕氣浮志頓然釋去先生邀真人就城而館之待以殊禮日益恭謹卒至於成因命所居庵曰全真究其相遇之由若合符節苟非夙緣仙契孰能至於哉先生系出扶風累世青紫吾鄉顯族也生而異稟識度不群其所居之第馬范二街相對與余世為姻家有朱陳之好幼同嬉戲長同講習在郡庠數十年間花時月夕把酒論文未常不相從為樂也先生資產豐厚輕財好施故能捨鉅萬之富揖真一之風真人遂以方便誘夫婦入道尚恐未從乃出神入夢以天堂地獄警之俾漸悟焉至於嶺庵百日密付玄機謂石火光陰難得易失如不早悟虛過一生下手速修猶太遲也謂琴緣妄想動成罪業索梨分而送之兼以粟芋賜之使其離分而立遇也謂不捨親煩煩惱不斷去邑里之冗為雲水之遊則鄉好離

也凡詩詞往來賡唱迭和皆余一一目觀而親見之雖片言隻字無非發揮至真冥合於希夷之趣也是以收聚所藏編次至三百餘篇分為三帙共成一集丹陽門人靈真子朱抱一欲鐫板印行廣傳四方屬余為序余志其固陋即其意而序之既美其至人相遇之異又美其仙風勝槩可垂勸於後人使修真樂道之士玩味斯文豈小補哉大定癸卯寧海州學正范懌謹序

仁人之用心也大矣哉身已適於正也欲天下之人皆去偽而歸真矣吾鄉丹陽先生之徒行道者也先生為寧海著性祖宗皆以通儒顯官自弱冠之年遊庠序工詞章不喜進取好虛無恬淡已深悟玄元之理一日重陽真人自終南徒步而來一見而四目相視移時不已及開談笑語如舊交夙契或對月臨風或遊山翫水或動作間宴廡不以詩詞唱和皆以性命道德為意謂人生於電光石火如隙駒朝露不思治身妄貪名利儻修之不早若一入異境則雖悔可追常以是

而深切勸勉其一悟而起脫塵世顧丹陽依
 違而未決乃歎曰下手遲也遂入環堵令丹
 陽日親饋一食自十月朔而處所須唯文房
 四寶布衣草屨枕石而席海濤隔窗隔而求
 詩詞者接跡舉意即就畧無思索當隆冬積
 雪之際和氣滿室居百日而方出嘗入夢於
 丹陽警之以天堂地獄又索梨栗羊每十日
 而分賜之自一至五十五為陰陽奇偶之
 數皆以詩詞往復酬和而顯其旨意於是丹
 陽夫婦開悟厭塵俗而樂雲水書誓狀願師
 事於真人茲分梨十化之由也自此易麤衣
 分三誓日從事於重陽視富貴如浮雲棄子
 孫如弊徒忻然違鄉里西遊深汴之間盡傳
 其道不久而真人統昇遂西入關陝至終南
 重陽舊地築環堵以居為無塵事之潔無火
 院之累專心致志以精窮內事雖和寒酷暑
 不易常服或忽然長嘯而自歌自舞已得希
 夷之真趣故人心歸嚮無賢不肖咸願為門
 弟子吾邦之士素慕其名德不憚數千里之
 遠往而求見者無虛日斯見離五行之外而

起俗出世者也豈不曰好離鄉乎凡當時之
 一為一詠不徒然而發皆所以勸戒愚蒙免
 沈溺於愛河慾海非專為於已也故門人眾
 聚二先生之詩詞分為三集上曰教化下手
 遲次曰分梨十化又其次曰好離鄉共三百
 餘篇玩其文究其理者則全真之道思過半
 矣自丹陽得遇殆今一紀有餘闡揚其教四
 民瞻禮多入道而從化下手遲三集雖關中
 已鏤板印行以道遠遠傳於山東者百無
 一二而樂道之士罕得聞見一日丹陽門人
 靈真子來抱一訪予曰先生因重陽真人之
 誘掖而棄俗究重陽真人之詩詞而悟道或
 以為章或以言說廣行其教欲人人咸離迷
 津超彼岸得全真之理豈肯獨善其身哉茲
 見仁人之用心也廣大矣況此三集皆在吾
 鄉所作有目有耳者皆親聞見之實丹陽發
 跡之根抵而得道超脫之因盡在是也欲命
 工重雕印造以廣其傳俾世人皆得以披覽
 稽考知趨正而歸真矣求予為文以叙其事
 予老矣昔與丹陽隣里同在郡庠又相友好

不唯帝仰丹陽之道高德重抑又見門人之
 仁心弘遠也雖才學淺陋不足以形容其事
 然於義固不可辭姑以當時之親見以道其
 實其在也出處之跡顯異之行前數公序之
 詳矣此不復載大定癸卯寧海州學錄趙抗
 謹序
 有生最靈者人人生至重者命性命之真弗
 克保全其為人也末如之何語所以保全性
 命之真者非大道將安之乎世之人徒慕乎
 高爵之貴以為榮豐貴之富以為樂謂可以
 滋益性命於永久而不知富貴之中蠹食華
 衣饒給於口體繁聲艷色侈奉於視聽奢淫
 易放情實難窒嗜慾荒皆因以萌驕奢淫
 泆靡所不至而勞神傷德氣戕性命之患舉
 在於是良可鄙也豈伴乎適世違凡栖心僚
 道黜聰明去健羨所樂者淡薄所守者清靜
 紛華弗容盡於外情欲無所啓於內純純悶
 悶專氣致柔久而靈臺湛然神明自得全真
 契妙仙昇太清不其難歟達是理者今吾鄉
 丹陽先生其人也先生本儒官名家金穴家

士自幼讀書聰敏之性異於鬻醫輩迨冠染翰搗藥術視秀造吾儕亦咸所推重每於暇日親朋宴集間多笑發名談雅有方外趣鄉黨以是知先生亦留道念之深也大定丁亥有重陽真人自終南而來一見先生謂宿有仙骨可與為閻苑達壺道侶乃溫顏青眼傾蓋交談勸其遠俗脫塵壘探道妙先生初以家貧廣貯妻孥愛深未之遽從迨重陽多方變化屢示以詩詞激切勸諭識其玄機微旨皆神仙語忽爾覺悟願執弟子禮從真人遊將所示篇什依韻賡酬以形服教進道永矢弗渝之意已丑歲重陽西返道徒從焉先生乃銳然捐產捨家違妻離子顛髻體裼踞後而行徑入梁汴間栖泊暮月重陽謂吾道之玄微授先生者已竟乃蟬蛻仙去先生復絮徒西上之終南訪重陽舊庵所築環堵而居遵師踵武養道闡教居人及鄰州不以長幼敬慕而宗師者無慮千餘輩閱禩逾紀至壬寅仲夏先生默想鄉邦遐僻之地意其苦悔愚迷喪真積蒙者眾即振策東歸深慈悲

之念躬拯化之勤庶使人人悟過修真俱登道岸杖屨所至亦靈異之徵屢昭臨井呪泉而泉即變甘救旱祈雨而雨遽應降修醮儀而彩雲集於庵上焚漁網而海市見於臘天餘多異跡謂非顯然眾所共見者難以縷形遂致遠邇之人咸欽風服化其巾髮緼袍願受教為門弟子者日差肩而前不可數計先生既化行如是復想其遇師得道之始與重陽唱和詩詞數百篇皆發揮道妙足以為破迷解惑起凡度世之梯航要廣傳於世俾玩辭味旨者率醒心明道遠塵勞之苦全性命之真異時俱為丹臺籍客也曩者雖門人已嘗編集分卷命名印施陝右尚慮其傳之未周及知其中多有舛謬字句由是門人再行編集詳加釐正欲於鄉中募工鏤板普傳四方委丹陽門人靈真子朱抱一辯其事一日朱公惠臨圭竇喻予作序予自商埠汗推營奚足以發揚玄旨固辭弗可遂勉撫先生遇師得道闡化之崖略濡毫煉吻作泐瀝下俚語姑酬其請云時大定癸卯歲寧海州鄉貢

進士劉孝友序
嘗聞之得其道則仙可成遇其人則道可得以此知仙之難成道之難得人之尤難遇也彼道家者流例多不遇至人徒學般運燕漱區區屑屑殊可笑也夫至人之道其甚易知其甚易行所傳於人者豈徒然哉必視乎有仙風道骨又知乎臘風昔之契雖相去數千里之遠必勤勤懇懇付之道而後已此有以見重陽之於馬公也重陽嘗遇至人口傳至道乃結廬於甘水之上既而雲遊山東直抵寧海蓋預知有人可以傳道也一見馬公情契道合其一話一言未嘗不以下手速修為喻然馬公寧海鉅族家貲千萬子孫誥誥雖素樂恬澹亦未易猛拚也重陽乃於孟冬之首鏤庵百日出神入夢以天堂地獄為之警動又嘗以賜馬公梨一枚詩一篇其後十日索梨一枚分而為二又賜以茅栗各有其數冥合陰陽奇偶之妙無非託物以喻意假言而明理馬公一旦開悟以所賜詩頌依韻賡和欣然棄家易於去弊屣矣於是師重陽西

遊汴梁之間重陽既傳道於馬公屬以後事遂尸解仙去馬公果能數暢玄風發揚妙理遠近奉教者不可勝數其前日齋唱詩頌有欲願見而不可得者門人遂收散亡共三百餘篇欲鐫板印行傳之四方偉哉用心之廣也一日馬公門人靈真子朱抱一攜下手選集以求序於余曰某欲刊行斯文意使棲心向道之士諷其言辭味其旨趣以之破迷解惑皆知石火光中雖務速修猶太遲也余聞是言加以素慕全真之風兼目觀其實不能

以鄙陋為拒姑叙其大槩云時於卯歲寧海州東牟鄉貢進士梁棟謹序夫全真之教妙矣其道以無為為本以清淨為宗其旨易知其實易從然世之人類履之而無終行之而鮮久者何哉以其信之不篤執之不固抱兒女子之感無烈丈夫之志徒眷眷於大宅不能高蹈遠引而去故也今丹陽先生其能終始足道而得至於仙者歟先生世居東牟資產鉅萬貌偉神秀無一點塵俗氣自總角知書澹乎無仕進意混處閭里

德不外耀鄉人以是慕之已而重陽真人徒步出關直造寧海具謂與先生有夙昔之契因警之以詩悟之以詞要與俱遊於八極之表先生始而疑中而信又終而從遂執弟子之禮而師焉一旦撥置家務棄去井邑而偕為汴梁之行無復有繫着念雖使涉危蹈傾冒艱復困竟志類鐵石確然而不之變也以是而盡能傳重陽公之道若夫陰陽造化之理性命保全之術點化傳度之訣無為清淨之旨靡不洞索而通明之以至於重陽歸真卒赴其託而主其教焉故全真之風於今廣行無智愚賢不肖願從而歸之者惟恐其後先生事師凡四年而師終師終凡十餘年而又不返則先生離鄉之志可知矣然先生之離鄉豈徒然哉蓋有說在焉僕為先生里人

迺得其詳方先生之過也心雖許之從而身未之逮也姑以私第南館名其庵而居一日重陽真人招先生而誨之曰子知學道之要乎要在於遠離鄉而已遠離鄉則無所係無所係則心不亂心不亂則欲不生無欲欲之

足無為也無為為之是清淨也以是而求道何道之不達以是而望仙何仙之不為今子之居是邦也私故擾擾不能息於慮男女教嗽不能絕於聽紛華種種不能掩於視吾懼終奪子之志而無益於吾之道也子其計之先生乃懼而悟顧而笑即日拂袖去用能斷俗緣剔塵染寂然與物無著杳然與物無累乘雲馭風飄飄為神仙中人矣先生自受師前言而至於了達然不敢嘿默自蓄於胸中特取晴音唱和三帙舉其一以名之曰好離鄉庶覺諸未悟者必式此以為進道之階噫先生之用心可謂仁且大矣僕敢不竭慮而讚揚之因丹陽門人靈真子朱抱一求序姑序其萬一云大定癸卯歲寧海州東牟鄉貢進士劉愚之謹序

所係則心不亂心不亂則欲不生無欲欲之

足無為也無為為之是清淨也以是而求道何道之不達以是而望仙何仙之不為今子之居是邦也私故擾擾不能息於慮男女教嗽不能絕於聽紛華種種不能掩於視吾懼終奪子之志而無益於吾之道也子其計之先生乃懼而悟顧而笑即日拂袖去用能斷俗緣剔塵染寂然與物無著杳然與物無累乘雲馭風飄飄為神仙中人矣先生自受師前言而至於了達然不敢嘿默自蓄於胸中特取晴音唱和三帙舉其一以名之曰好離鄉庶覺諸未悟者必式此以為進道之階噫先生之用心可謂仁且大矣僕敢不竭慮而讚揚之因丹陽門人靈真子朱抱一求序姑序其萬一云大定癸卯歲寧海州東牟鄉貢進士劉愚之謹序

文四